



傍晚時分，隔著玻璃也能看到那高過頭的浪，不過龐大的船身依舊能在暴風雨中朝著目的地穩健航行。

雨滴粗暴地敲在窗邊，而怒吼之後的那份悲傷被大海一飲而盡。很快就會過去的，他曾天真的這麼想，但即使經過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男孩被掏空的心依舊在淌血。

提著煤油燈繞到書架旁，灰蕨輕易地在F開頭的書架上尋到他要找的書。同樣是黑底金邊的系列作他已十分熟悉，只是在抽出小說後左手感到一陣無力「唔.....！」書本掉落在華麗的波絲地毯上發出悶響。

以馬內利踏進室內時就知道自己走錯了，書籍與墨水的氣味佔據了他的鼻腔，暖和的鵝黃色燈光與檜木的薰香令人昏昏欲睡。顯而易見，這裡是他平常不會來的圖書館。

他索然無趣地參觀著藏書室，不驚訝船上有供人閱讀和品味書籍的場所，但自己實在對舊書或報紙沒什麼興趣，一腳才準備要向後離開時，那聲悶響吸引了他的注意。年輕的凡派爾轉過頭，視線移往聲音來源，高大的男性在不遠處的書架旁落下了書。

如果這是平常，以馬內利絕對不會理會這種小事，他會很快地移開注意力，就像從來沒看見過；但此時，黑短髮的凡派爾只是愣愣地盯著對方，那件眼熟的灰綠色羽織讓他離開的步伐戛然而止。

「你怎麼在這裡？」

當以馬內利意識到他脫口而出的疑惑迸出唇外，自己早已下意識邁開長腿走近對方。

灰蕨撿起書並拍去上頭的灰塵，皺眉的樣子顯示出他對無法使力的左手感到不悅。

聞聲抬頭，那是一張既陌生又熟悉的臉龐，即使遲疑了一下男人也很快從那四顆痣和眼罩圖樣認出了他「....是你啊。」語氣中帶有些許的意外但卻沒有喜悅之情。

面對曾經的兒時玩伴...或許該這麼說？上次見到他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百年前記憶中的灰蕨與現今早已落差許多，以馬內利抿著唇凝視男人的模樣，銳利和冷淡的視線像是要射穿對方。

「你變老了，」他揶揄，「但還是一樣苦著臉。」

「沒發生甚麼好事的話為什麼要笑呢。」面對舊友的態度顯得冷淡，他早已對外表年齡不再在意。

若不是如此灰蕨幾乎能肯定他會將自己的外貌停留在那個時候吧，但現在說甚麼都太遲了。

年輕凡派爾心中的困惑讓他蹙著眉，莫名焦躁的情緒油然而生，他手插口袋漠然地開口，「見到我不是好事？」

注意到以馬內利的情緒變化，這反應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一直以來冷淡的臉上居然會露出這種表情嗎。將書放回架上，男人勾起嘴角輕聲道「那你倒讓我看看那所謂的好事吧...」

真令人不爽，以馬內利想。

百年前的他們都還是孩子，以馬內利常常會隨著父親來到那被白百合圍繞的教堂，住在那兒的灰蕨會和他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在花叢中漫步度過無趣的禮拜時光，甚至最後離去前，灰蕨會用唇給他一個祝福——即使那現在想起來，一切都有些蠢——

但對性格偏差的凡派爾孩子來說，能有自然相處的玩伴仍是如此特別。

而時間過去，成長後的他們並沒有繼續成為好朋友，此時的灰蕨會露出捉摸不定的表情，和說拐彎抹角的話，和幼時的他大相逕庭，以馬內利始終無法理解個性突然大變的他，最可恨的是，對方不論如何都不和自己說改變的原因。

黑短髮凡派爾不滿的情緒明顯，他沉默後嘖了一聲，「我不喜歡你這個樣子。」

「那你喜歡我以前的樣子嗎？」男人臉上還是帶著笑，但那可不是甚麼讓人舒服的笑容。

究竟是從甚麼時候開始他變的只在對方不悅的時候感到開心呢？或許是因為只有怒氣是最真實而無法隱藏的吧，與那些虛假的笑臉相比這樣的表情反而更像活著的生命。

滿意的看著對方因為自己而反常的姿態「天使也有這種表情啊...」

「我說過，別那樣叫我。」除了打從心底厭惡那個稱呼以外，也再再提醒兩人小時候的回憶，而對方好像完全不當一回事，現在那看不出情緒的笑容只讓以馬內利感到十分不悅。

或許是衝動的本性，年輕的凡派爾突然伸出手，無禮地扣住男人的下顎，眯著眼嘶聲吐露話語，「不要這樣笑，很煩。」

「剛剛才說見到你是好事，現在又不允許我笑了？」灰蕨任由對方扣住自己下顎，你曾經在意的那對硃鐵灰石如今已沒有以往的光彩「不過挺意外你會搭上這艘船，說不准以前的約定真的能實現呢.....」

男人臉上的笑容慢慢淡了下來，那自己呢？為什麼搭上這條明知有問題的船，或許在心裡的某處他也已經累了，又或著還抱持那可笑的希望——為了找到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噢，約定。

以馬內利頓了一下，才意識到對方在說什麼，為什麼這種小事自己也還記得？明明應該跟著早已腐爛的百合花一起被遺忘才對，真是滑稽。

那沒有光彩的眼神，沒有靈魂的笑容，看了就很想毀掉——就像他孩時對待不要的玩具那樣。

「我上船來，不是要找你實現約定。」扣住的力道變得用力，強迫對方抬頭看著更高的自己，年輕的凡派爾眼神冰冷，「但既然遇到了，就陪陪我吧。」

他向前踏出一步，無法宣洩的煩悶讓他的氣勢變得更加暴躁，修長的左手移到男人白皙的脖子像是項圈般緊緊勒住，動作蠻橫地將對方逼到只能靠著書架，騰空的右手成拳突然重重揮往灰蕨的腹部。

扣住臉的力道加大，被迫用這種令人討厭的角度注視對方。

靠得如此之近的視線死角讓灰蕨沒來的及攔下落在側腹的那記重拳「唔、咳咳....！」撞上書架的力道讓擺在一側的煤油燈搖曳了燭火，地上的影子扭曲的像是隻狂舞的惡魔。

扣在脖頸的力道讓他難以呼吸，更不用提說話了。男人因為缺氧而短促的喘息在偌大的圖書室內甚至無法造成回音「放....手.....」他抓緊扼住自己頸子手嘗試將人推開。

燭火晃蕩讓陰影時而覆上以馬內利的臉如同鬼魅，光影中端正的五官此時顯得野蠻暴戾，豪不在意重擊結實肉體時拳頭回傳的鈍痛，反倒很享受男人的嘶啞掙扎和細碎喘息刺激著聽覺，讓年輕的凡派爾嘴角勾起一抹難得的微笑。

「你還能表現得更好。」

反常的溫柔低語在玻璃窗被風雨吹打的聲響中仍清晰可聞，像是少年在細細安撫珍愛的寵物，但手在頸部施加的力道仍然不減，男人不斷掙扎滑動的脖子早已被嵌得泛紅，同時猝不及防的拳頭又狠狠數次落在對方腹部，身後載滿紙本的木質書架被撞得發出劇烈聲響。

窗外的暴風雨閃著雷電的光，他們的距離被拉得更近，以馬內利瞇著眼細細欣賞男人因為自己施予的痛楚，而產生的每個細微表情。

「哈...我早該這麼對你——在你先前推開我的時候。」說完，他猛力捉住灰蕨試圖掙脫自己的左手腕，重重壓在一旁書架上，讓對方被自己的身影壟罩。

連續的攻擊讓他難受的皺起眉頭，即使凡派爾恢復力比人類快但該有的痛覺還是有的「唔、嗯....」繃著肌肉承受著，腹部估計已經瘀血了，他是打算打到甚麼時候啊這個瘋子。

「....怎麼？我那時候直接離開讓你寂寞了嗎...」偏偏是左手，話才說到一半背部就在一次撞上書架，若不是因為那實心木的材質整排書可能都已經倒了。

硬是將腳卡入對方腿間直接朝著膝窩的位置勾起，灰蕨趁機將被迫屈膝的以馬內利向後撞去，只是他未能掙脫的左手讓自己也連帶倒下。

那是比掉落的書本更沉重的悶聲，兩個大男人就這樣摔在地毯上。對方被迫當了墊背，但腹部的疼痛也讓灰蕨無法在第一時間就爬起來「.....嘖！」。

被撞倒在地的陣陣疼痛和對方的回擊激起他的施虐慾，黑短髮的凡派爾很快地掄起拳頭砸向男人缺氧而泛紅的右臉，那股狠勁差點將對方的眼鏡隨著血珠迸飛，最後只能顛巍巍的斜掛在鼻梁，而罪魁禍首仍不打算停止，似乎是故意要讓對方的模樣更加狼狽，又補了幾拳讓凡派爾吃痛的向旁傾倒，墨綠色羽織被兩人壓得層層皺褶，而以馬內利將沾上血色的雙手壓在灰蕨的頭部兩側，兩個同族的扭打很快變成年輕的凡派爾佔上風。

以馬內利仍噙著野蠻的笑，或許久違激烈的打鬥讓他異常興奮(雖然看起來更像單方面的施暴)，滿意的看著身下的凡派爾凌亂喘息的模樣。

「至少我現在不無聊。」

他伸手覆上男人修長的左手，用指腹細膩輕撫過每根手指，像是月光垂憐著滿谷的野花，「如果把它們通通折斷，」月光突然變得惡毒，他轉而緊緊嵌著兩根手指，似乎只要施點力就會碎裂，「當不了音樂家的你，也笑不出來了吧。」

比起說是打鬥不如說是被打吧，他縮起身體一面倒地承受那如雨點落下的攻擊。就如外頭的暴風雨一般狂亂的拳頭沾上灰蕨的血，在地上留下不少噴濺的血滴。

「呼...唔.....」悶哼聲並不明顯，傷處正在不斷的復原後再被破壞。好煩啊....而且好痛....沒打算停手嗎，男人腦中的想法裡甚至沒有回擊的選項。

雨聲驟停，灰蕨終於有時間喘口氣，臉上的傷恢復了可是那些泛著光點的血跡並沒有消失而顯得十分狼狽。望向對方猙獰的笑容，男人只是輕柔的回握那住扣自己手指的掌，淡淡的笑道「....不用你費心，我早就已經沒辦法演奏了。」

他的笑容平淡卻帶著不明顯的悲傷「你還記得....我的曲子嗎？」右手撫上以馬內利的臉龐，在上頭留下自己的顏色。

聽到對方的話語，黑髮的凡派爾猖狂的氣焰和笑容慢慢淡去，取代的是蹙著眉的不悅和疑惑。

無法演奏？他沒有想到會是這樣的發展，連原本想傷害對方的心思都被拋到後頭，以馬內利任由對方扣著手掌，將血抹在自己臉上，一絲香甜混入了彼此紊亂的氣息裡。

「我早就不記得了。」都過了百年，他漠然地想，並放開被掐到泛紅的手指，伸手粗魯的抹去男人臉上因為毆打而濺射到的血珠，「為什麼？告訴我。」

「沒為什麼。」他裝作不在乎的笑道，撐起上半身踉蹌的坐起，絲毫不打算告訴對方關於自己的任何事。

鬆開握住對方的手，並將眼鏡給扶正「行了吧，別壓著我。」

真沒意思，以馬內利想。他內心是逐漸擴大的失望感，過去兩人曾是教堂周圍玩鬧的孩子時，自己還打從心底認為，能和自己攀談對話的灰蕨十分有趣，陪他度過多少無聊的辰光。但現在，眼前的老男人挨打也不願還手，還笑得讓人窩火，或許對壽命悠久的凡派爾種族來說，歲數增長的代價就是隨著時間稀釋，性格和話語也會漸漸變得模糊不清，就算再親近的同伴，經過百年後也可能變成疏遠的陌路人。

早已經崩解的關係，對方也成為自己沒興趣的模樣，連毀掉的價值都沒有。年輕的凡派爾沒有繼續動粗，像是對獵物失去興趣的野獸，不發一語地站起身拍拍衣物上的塵埃，他淡漠的眼神沒有看向緩緩起身的男人，沒有慰問(也沒可能)，只是撇過頭準備離開。

「灰蕨，」他想起一件事而停下腳步，轉身凝視仍有些凌亂的對方，「這個我不需要了，還你吧。」

他伸手抓住男人厚實的肩膀，張嘴就咬向對方的薄唇。

很抱歉讓你失望了，以馬內利。男人看出那人眼裡的自己早已不是當初的樣子，反而對方依舊與兒時無異，那樣的直率就像隻孤高的鷹，站在被野火焚燒的枯枝上俯瞰這個世界。

抬頭是個錯誤的決定，在嘴唇貼上的那一刻灰蕨的神態顯得慌張，像是要刻意拉開距離般向後退了好幾步。

「.....哈哈，我不需要。」他乾笑，並用手被抹去嘴角的血。灰蕨腦海裡閃過要逃走的念頭，至於為什麼，因為他知道以馬內利不會漏看自己不小心透出的真實情緒，更不會像以往那些有教養的傢伙一樣發現自己不喜歡而停止。

年輕的凡派爾怎麼會錯過男人一閃而過的慌神，他瞇起的黑金剛石閃爍，狐疑對方為何要掩飾無措的舉止，同時也被拒絕這件事感到十分不悅。
他長腿邁開步伐早一步拉住欲想逃離的對方，手掌緊緊扣住對方手腕。

「就這個，不准拒絕我。」他冷冷地開口，再度將男人重重壓在書架上，騰出另一隻手抓住那烏黑的捲髮蠻橫的往下一扯，逼迫對方抬起下顎，以馬內利趁隙再次吻住那帶血的唇瓣，越是掙扎只會讓年輕的凡派爾更加粗暴地舔咬。

沒退幾步就硬是被抓了回來，他幾乎能想像到接下來的五分鐘甚至十五分鐘內會發生甚麼事「別鬧...嗯...」被扯著頭髮拉向對方，背後還有書櫃擋住去路，處境真的是不能更糟糕了。

灰蕨一直都知道對方不是溫和的人，但今天倒是第一次被這麼粗魯的對待「.....」被咬就算了，如果只是咬的話還沒有關係。男人僵著身體，嘗試讓自己不要有太大的反抗，面對一隻發瘋的野狗越是掙扎只會有越大的反效果。

他緊抿著嘴唇，不讓人有更深入的空間，或許應該要感謝以馬內利的粗暴動作讓自己還不至於失去理智。

以馬內利舔咬了幾下薄唇到幾乎有些滲血，像是用牙齒幫對方塗上了泛紅的唇蜜，但再遲鈍的人類都能察覺男人緊抿著唇，僵硬又不自然的反應，何況他可是個五感靈敏的年輕凡派爾。

「.....你很緊張？」以馬內利眨著眼，忍不住輕輕嘲笑出聲，「以前不是喜歡到處給他人『祝福』，怎麼現在反應羞澀的像處女一樣？」
還是對方僅是不願再給自己祝福罷了？這麼想的短髮凡派爾內心竄起一絲愠怒，他想要羞辱灰蕨，而且還要更加羞辱下去，這樣無法宣洩的惱火情緒才有發洩的出口。

於是他像抓到機會的惡狼，放開被嵌住一會就已泛紅的手腕，轉而又蠻橫地扣住男人的下顎，讓那幾撮鬍鬚擦過虎口，使力逼得對方只能發出悶哼聲，被迫張嘴迎合自己傾身探入的舌，粗暴的席捲男人柔軟溫熱的口腔，想要掠奪對方的津液和僅剩的空氣。

「咕嗚、嗯.....！」他盡可能地將推方推開，但也知道怎麼搞的就是使不上力。從那溫熱柔軟的東西進到自己口腔的那一刻起就輸了，輸給那個深深烙印在身體上的敏感帶。

灰蕨皺著眉，蒼白的臉上蓋了一層淡淡的紅暈，那是你從沒看過的表情。男人的身體微微顫抖著，再侵掠過後的幾十秒內脫力的靠著書架滑坐在地。

就因為一個粗魯的深吻，高大的男性在自己眼前失去力量，睫毛輕顫、臉頰泛紅像是被欺負般可憐兮兮，以馬內利的喉間發出低低笑聲，對現在的發展十分驚喜和好奇。

「灰蕨，你是怎麼了？」他蹲著伸出手，抬起男人的下顎，眼神危險的瞇起，細細觀察那從未見過的神情，「發情期？」

說完，年輕的凡派爾又俯身吻住比他年長的男人，只是這次更像挑逗和蠱惑，舔吻著對方早已充血的柔軟唇瓣，靈巧的舌強勢卻又憐愛地纏住對方的，以馬內利一手扶著灰蕨的後頸加深這個吻，他們貼合的唇不斷發出情色的水漬聲，像是要讓對方發出更多難耐沉醉的聲響，而刻意情熱地吸吮舔拭男人的口腔，直到他們幾乎因生理的極限而停下，一絲銀線在兩人的唇瓣分離時拉長。

以馬內利故意在對方泛紅的耳後呼氣，並低聲笑著，他們現在貼得很近，近得能感覺到彼此胸膛的起伏和心跳。

被強迫對視的眼神有些迷離，沒等他回應唇就又被蓋上。每一次的舔吻都令他腦袋發熱，這也是灰蕨討厭接吻的原因，又或者說他討厭這種舒服到無法自控的感覺。

「唔……」原本想將人推離的手不知何時已經緊緊抓住以馬內利的領口，這具身體該死的想要索討更多。

在幾乎要缺氧之前對方終於退了開來，意識稍微回籠的灰蕨在注意到身體異樣後緩緩將大腿閉攏並嘗試轉移對方注意力「...呼..你才是發情期吧，都不知道你這麼喜歡強吻人。」

「我那時間還沒到。」他隨意的回應，仍饒富興趣地盯著對方迷離的模樣，「就算不是發情期，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說完，以馬內利扯著年長男人的領帶，張嘴就往對方側頸咬下，尖銳的犬齒刺破蒼白的皮膚，舔去輝映光芒的鮮血讓他喉頭一甜，剩餘逐漸流下將乾淨的白色領口染成美麗的鮮紅，雖然沒有人類的血液美味，但他就是想這麼做，讓灰蕨被更多的鮮血弄髒。

或是自己的精液之類的。

年輕的凡派爾同時伸手粗魯地分開男人的大腿，用自己的卡住不讓對方有閉攏的機會，用膝蓋無禮的碰觸著胯部，發現起反應的象徵讓以馬內利發出不屑的嘲笑，「你很興奮啊。」

在對方咬上自己側頸後也不甘示弱的回敬了以馬內利，刺入的利齒隨著對方的力道一併加深。或許是吃的營養的關係，面前凡派爾的血液嘗起來甚至比卡洛的要美味些。

「我都不知道你面對我這種身體還可以有慾望....嘖！」眼神還是這麼銳利啊，不滿的看著自己大腿被扳開，他在緩過那份遲鈍之後側過身體嘗試掙脫對方的控制。

黑短髮的凡派爾沒有理會頸上的傷，只是滿不在乎的嗤笑一聲，猛力抓住男人的肩重重扳回原本位置，繼續更粗暴地扯開對方身上的衣物，灰綠色的羽織和西裝外套被解開丟落在一旁，他手伸進男人白色衣料下的結實胸膛，骨節分明的修長手指撫過突起的乳粒，故意像是對待女人一樣揉捏胸肉，然後拉著乳頭重重一扯，同時膝蓋刻意狠狠地向上頂弄灰蕨的胯下。

「想跑啊，」年輕的凡派爾在灰蕨耳邊低聲說，「我就是喜歡操你這種男人。」

只要男人一掙扎就會被自己狠狠重擊側腹，以馬內利像風暴般很快地將灰蕨下半身的衣物丟到腳邊，熟練到像是能印證前面那句話，赤裸蒼白的大腿被掰到最開，在他面前毫無保留地露出半勃的性器和後穴。

失去外套跟羽織的保護讓怕冷的男人被凍得發抖，乳尖更是被刺激的挺起「唔.....！」對方過分粗魯的動作在跨部被頂上後也只有難受罷了。

惡趣味，他第一次把這個詞用在自己以外的傢伙身上。

灰蕨忍著疼痛硬是抓住不斷襲向側腹的拳頭，只是下一刻褲子就被人給扯下扔到一邊。「住手...」對於被進入這件事他並沒有甚麼好印象，只能不斷躲閃避免以馬內利靠過來。

以馬內利沒有理會對方因為寒冷的顫抖，掙脫了被抓住的手，重重握住男人的陰莖隨意撫弄到再度勃起，他解開了西裝褲頭，掏出了自己早已硬挺的性器，暗紅色的肉柱筋肉分明，與對方蒼白的大腿相比顯得下流滾燙。

「你有被操的經驗嗎？」飽滿的龜頭抵在兩腿間私密的穴口，他故意在上面頂弄著皺褶，用漲大的頂端撞擊肉穴外頭，像在提醒灰蕨要被自己強暴的事實。如果直接插到最裡頭，肯定很爽吧？以馬內利想。

「.....」熱度抵在身後的感覺像是強制他回憶起那段美好卻又遭糕的過去，一瞬間連掙扎都忘記了。

百合的白將處子之血襯的華麗莊嚴，這都是為了神、都是為了我對你的愛。之後被進入的撕裂和疼痛他到現在都還記得一清二楚「....噫」摀住嘴阻止那陣陣反胃感，他多想連同內臟、血肉和思緒就這麼將自己由內到外掏個精光。

你也是嗎？
我自以為是的感情，放在你們心裡是這麼一文不值。

「哈哈.....」男人狼狽的嘲笑自己的愚蠢和自大。

施暴者沒有錯過對方痛苦的表情，在他眼裡，男人表露的是對現實和處境的疲憊感，身心接受肉體將被男人粗大的陰莖奸污而放棄掙扎，只能暴露脆弱的肉穴顫抖地供他抽插，模樣看起來真是悲慘極了。

但他可是以馬內利，自負的認為能主宰上帝，要他有一絲愧疚都是奢望，年長男人將被玷辱而乾嘔的可憐模樣，那些真實表露的情緒只是讓他跨下一陣興奮的滾燙，就跟他侵犯許多無辜人類一樣，征服他人、蹂躪意志帶給他的是像毒癮一樣的瘋狂快感。

他將臉上的眼罩扯下，露出另一隻常被束縛的深紅血珀，勘成完美的寶石在微弱燈光下卻顯得燦爛的駭人。
「我會用餘生記住這一刻，你要感到高興，灰蕨。」

說完，粗大的肉刃毫不憐惜地撐開穴口，炙熱鐵柱狠狠操進柔軟的腸肉，像是要將男人釘在自己陰莖上般重重頂入，年輕的凡派爾瞋眼勾著張狂的微笑，一次一次粗暴地操開未被好好擴張的肉穴，直到那緊繃的身體將侵犯者全部吞下時，交合處落下了像是初夜才會有的鮮紅液體。

忍受著體內被硬是撐開的強烈疼痛與不適感，以馬內利的臉與另一個模糊的人影重疊「嗚嗯.....！」斗大的汗珠順著臉龐滴落，表情被痛苦佔據幾乎發不出聲音。

毫無前戲跟擴張的頂入讓他感到暈眩，眼角也因生理反應泛著淚。不斷頂入的巨物阻斷了思緒，迷糊間男人嗅到熟悉的百合花香「父親..」脫口而出的話也只是極細微的氣音，很快就被淹沒在狂暴的抽插聲之下。

這真是最爽的事情之一，強暴過去兒時玩伴這件事光想就讓他興奮，堪比過去操壞了二姊心愛的丈夫那樣刺激，男性被暴力碾碎自尊時發出的痛苦哀嚎和求饒尖叫，幾乎是最悅耳、最美好的交響樂。

「哈...你真緊。」性器被緊繃的腸肉纏住的舒服快感讓以馬內利粗喘著氣，低低笑著伸手愛撫對方挺立的乳粒，一手扶著男人結實的腰，讓自己的陰莖在已經艷紅的後穴粗暴進出，閃著螢光的鮮血和汗水滴落在下方的羽織上，每一次頂弄都讓男人發出疼痛的悶哼聲。

他沒有錯過對方生理上的淚水，「你聲音很好聽。」或許對方是灰蕨，和自己有著百年的友誼，以馬內利沒有只是單方面的施暴，他垂首舔咬灰蕨的耳朵，一邊喘息著用鼻尖廝磨著柔軟的側頸，最後吻住年長男人因為劇烈痛楚而泛白的唇瓣，同時下身仍狠狠抽插那顫抖瑟縮的肉體，「大聲一點，讓別人知道我在這裡操你。」

肌膚的每一寸都在拒絕進入，可是越是繃緊身體就越疼「停下來...」他啞著嗓低鳴。

那樣的感覺讓男人幾乎無法維持分身的挺立，只能依靠吻上唇的一點點舒服來保持意識。彼此的唾液在口中交纏，他閉上眼拒絕與面前的人對視「唔.....」灰蕨被頂的發出悶哼，手緊緊抓住以馬內利胸前的布料。

他怎麼可能叫，不就是痛而已嗎？忍下來就行了「....誰理你。」可惜倔強的回應是現在唯一能做的反抗。

聽到灰蕨薄弱的逞強，以馬內利只是毫不掩飾地嗤笑，挺著腰桿加快交合頻率，讓對方不時從緊抵的唇間逸出顫抖的輕哼。

男人後穴終究不像女人的陰道適合性交，交合處滿是肉體撕裂而冒出的鮮血和透明體液，但時間過去身體最終會漸漸習慣數次猛力的抽插，年輕男子的胯部一次次頂弄年長的恥骨，像是要用滾燙的大屌在對方體內深深烙印，結實的肉體撞擊纏繞著淫靡的水漬聲，在燈光昏暗的圖書館中迴盪，最終被外頭風雨敲打窗戶的呼嘯蓋過。

而黑短髮的凡派爾似乎是特別興奮，像是天生就是個熱愛性事的野獸，下壓著男人的腰側讓自己的肉棒肆意插弄幾乎要被操到翻起的穴肉，見到灰蕨仍皺著眉頭忍痛，以馬內利瞇著眼像是心情特好的狼王，放緩了交合速度，低頭情色地吸吮眼前挺立的乳粒，又重重咬下，再用舌尖舔過那艷麗的紅，另一隻手掌心覆上男人的手背，拉著對方開始撫弄半萎的陰莖，像是刻意要對方也享受這場姦淫。

傷口因為不斷的摩擦而冒出血泡，內壁也幾乎要被強制砌成屬於對方的形狀。無須張眼就能知道現在的自己有多麼難堪，乳頭被欺負的泛紅腫起像是在邀請人在上頭留下更多記號。

「呼...唔.....」慘白的唇因為緊咬而滲出血，只有這樣才讓那個男人如死屍的臉上多了幾分氣息。抽走被硬是碰上性器的手，聲音因為喘息而顯得嘶啞「嗯...已經夠難受了.....現在碰這有甚麼意義..」他才不相信以馬內利會想讓自己舒服，只巴不得棲在身上的傢伙能早點完事。

「怎麼？還想要我服侍你？」以馬內利停下抽插的動作，盯著灰蕨蒼白少了血色的臉，露出沒心沒肺的得意笑容，「樣子真慘。」

「我說過了，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粗糙修長的手指滑過對方的性器後開始用手掌套弄，因為男人所以清楚敏感點在哪，像是模仿女人內壁從根部到龜頭給予直接刺激，食指與拇指套住前端漲大的溝槽時而拉平時而撫弄。

以馬內利睜起眼眸輕喘著氣，似乎是努力壓抑自己繼續操壞柔軟後穴的慾望，維持深插的姿勢一邊撫弄男人的陰莖，一邊俯身再度深吻住灰蕨的唇，似乎意識到親吻對方過於頻繁，忍不住自嘲的低低笑出聲，舌頭仍有些粗魯但溫柔許多，另一隻手也沒閒著，像是知道對方襯衫下泛紅的乳粒需要更多欺負，他伸手用指腹隨意且色情的揉捏挑弄。

「不用..你的服侍.....呃？！」被握住脆弱的地方讓他倒抽了口氣，而且少了後方的侵略讓舒服感來的太過突然。灰蕨弓著身子忍耐著，但跟疼痛不一樣的是這種感受是沒辦法壓抑的，隨著分身的挺立已經有不少喘息聲從唇齒間洩出。

快感令男人幾乎控制不住身體的在以馬內利吻上自己後將嘴張開好讓那分侵略可以更加深入，在幾次刺激之後本來絞緊的內壁也變的柔軟，甚至一收一縮的開始吞吃對方的巨物。

看，忍耐是值得的——當耳邊傳來對方不小心溢出的甜膩喘息時，以馬內利幾乎是得意的笑了出來。察覺對方下體的撕裂傷也因為凡派爾優勢差不多癒合，輕輕吸吮著他的腸肉像是在誘惑和邀請。

「你準備好了。」年輕的凡派爾在男人耳邊低聲宣佈，再度讓胯下粗大的肉刃進出對方艷紅色的肉穴，從輕輕頂弄到狠狠撞開飽滿的媚肉，交合處再度傳來迷人的水漬聲，以馬內利睜眼享受著男人健壯肉體被自己操幹到蒼白的皮膚泛著淺紅，他開始蠻橫但規律地頂弄體內的敏感處，一隻手也繼續撫弄著勃起的陰莖，想讓眼前凌亂且誘人的凡派爾發出更多悅耳的聲音。

他才沒有準備好，因為被進入的舒服根本就在男人的意料之外。

再次動起來的凶器挑起了除了疼痛以外的感受，而且隨著被套弄的性器越發深刻。這是灰蕨從沒體驗過的怪異快感，有好幾次深頂他都差一點就沒忍住射出來「哈...哈啊.....」抑制不了的喘息讓呼吸亂了套，分身前端緩緩溢出的半透明體液沾濕了整個莖身。

「停、嗯！別再.....」全身都染上情慾的味道，羞恥感讓灰蕨的臉有些發燙「唔.....」悶哼了聲，身體的顫抖直到射出白濁後依舊無法停止。

年長男人壓抑淫靡的呻吟，和高潮時貪婪的腸肉情色地大力吸吮陰莖，讓以馬內利不住蹙眉差點也被激得射出。他將對方的腿扳得更開，專心讓自己的大屌完整沒入後穴，再退出來，又狠狠深插進去，這樣反覆地讓身下的凡派爾感受像是女人被疼愛的錯覺。

年輕的凡派爾像野獸般盡情使用著對方肉體，快感讓他沉浸在征服和性事的慾望刺激，逐漸的以馬內利操幹的動作越來越激烈，像是也即將到達頂點，他傾身在灰蕨面前粗喘著息。

「灰蕨，」以馬內利低聲嘶啞，聲音充滿情慾像是命令，「給我『祝福』。」

高潮過後的身體太過疲憊，但還是努力想閉合被搬開的雙腿「！！」還能進入的更深嗎？灰蕨不太想接受這樣的事實，過度激烈的動作壓的他難受，更討厭的是體內鮮明的侵入感。

注視著眼面前喘息的以馬內利，原來高潮的他是這種表情.....「嗯、唔...征服慾嗎....我才不買帳...」男人壓下想吻對方的衝動，將臉撇向一邊。

高潮的年輕凡派爾繃緊身體仰頭低吼一聲，將溫熱的精液全數射入對方體內，野蠻地用陰莖釘住對方的下身無法掙脫，在溫暖的體內一股一股持續吐精，讓液體灌注在男人顫抖的內壁上。

「哼……」強烈快感讓他滿足地嘆息，汗水佈滿他每寸露出的皮膚，以馬內利露出滿意的嗤笑，「你遲早會再還我的。」

射完的陰莖退出肉穴時發出啵的清晰水聲，凡派爾本身的精液就特別大量，年長男人無辜的後穴被方才粗暴抽插幾乎要合不攏，只能情色的一張一闔流出白濁，以馬內利像是欣賞自己的藝術品般，紅與黑的眼眸細細凝視對方身上濺滿液體的狼狽模樣。

「現在的樣子，我就很喜歡。」像是刻意用此情形，回應灰蕨最初的問題。

被這樣粗魯的對待讓他下半身幾乎沒了知覺，腿則是麻了好一陣才能重新動作。

「呼……呼……」能感受到被熱液灌滿的身體還在發抖，從後穴流出的液體甚至因為帶出空氣而發出色情的聲音。費盡力氣才將腿給閉攏，灰蕨側過身大口喘著。

他現在根本站不起來，全身痛又狼狽就算了更別說還有那股討厭的高潮餘韻……「唔…」硬是抓起被墊在身下而且染滿血汗的羽織將身體蓋住，男人不想站起身後又踉蹌的跌倒所以他選擇先等對方離開。

施暴者倒是一臉輕鬆愜意的模樣，用手指隨意梳理被汗水浸溼的短髮，心情極好的站起整理下身，他的衣服甚至只有胸前被抓得凌亂和稍微被汗水溼濕，只要稍微撫平就幾乎看不出方才發生什麼。

他再度蹲了下來，手掌握住男人的下顎，端詳灰蕨因為疼痛和高潮餘韻顫抖的蹙眉表情。「灰蕨。」以馬內利低聲開口，一旁拇指探進對方口腔玩弄唇瓣和軟舌，像是故意讓對方回神注意自己，「你住幾號房？」

告訴他房號然後讓以馬內利可以隨時來侵犯自己？真是聰明的選項。

「咕嚕……」被這樣玩弄口腔令他難以說話，灰蕨用犬齒在對方手上留下痕跡，舌頭勾起泌出的香甜一口嚥下。推開那人的手，眼神裡像是槍響後的死寂「沒必要告訴你。」

撐著身體坐起後才真正的意識到自己有多麼難堪，將沾滿精液的襯衫穿在身上著實不舒服，尤其是那些已經冰涼的腥臭液體一碰到身上就讓灰蕨反胃。

本來就沒預想對方會直接說出房號，手指也不在乎被咬得疼痛，以馬只是輕輕低笑出聲，最後的對話只不過像是他騰出心力，垂憐一株被自己踩壞的蕨類植物罷了。

他再度站起身，邁開步伐離開了仍被暴風雨吹打的圖書室，而他嚴謹的人類管家——奧斯本，早已站在走廊上等待自己，看來知道裡頭方才發生什麼事，才沒有貿然進入打擾。

「奧斯本，」以馬內利以指代梳，隨意的撥弄著後髮，將眼罩重新戴回臉上，「待會跟著裡面出來的男人，查出他的房號。」

走了幾步後才又懶洋洋的補充一句，「身上沾到我的精液那個。」

若不是還要提防其他人的突然出現，灰蕨是真的想直接睡在圖書館，如果能從此一覺不醒更好。

慢吞吞地將衣褲穿上，腦袋幾乎是放空的状态「.....」拖著腳步走出這間沾滿書香的殿堂，他沒有多餘的力氣去理會另一邊轉角處的人類就這樣連給予錯誤資訊或是迂迴都放棄的徑直回到房間。

房門關上幾秒後又突然開了一道縫，蒼白的手向門外招了招將那名忠心的人類喚入房間。

等清理好身體是半個小時後的事了，解開對人類下的幻視並換上乾淨衣褲的凡派爾看起來比平常更沒精神「你就是他帶上船的人類嗎...」灰蕨說著便伸手抽掉那人的領帶「....因為那傢伙惹到我了，所以委屈你一下。」慢條斯理的解開奧斯本的襯衫，語尾拖著的音像是在忍受強烈的倦意。

即使身為長期服侍凡派爾的人類，奧斯本還是無法輕易辨認這個種族蠻橫的幻覺，他環視了房間周圍，自覺面對一名男性凡派爾也無法逃離，於是毫無反抗讓對方解開襯衫。

他知道方才圖書室裡頭發生像外頭暴風一樣瘋狂的事，而自己服侍的三少爺又這麼的暴力殘忍，於是奧斯本向看起來有些虛弱的對方微微頷首。
「帕雷茲少爺對您無禮的舉動，我向您至最深最誠的歉意。」

「幫他收拾爛攤子真是辛苦你了。」說完就在奧斯本的側頸處留下自己的牙印，甚至把吻痕佈滿那人類的全身。

舔吻的聲音迴盪在你耳邊「.....啾」灰蕨幾乎把男人扒光到剩下條褲子後按倒在床上，指尖在他的身體各處游移直到染滿自己的氣味。暴風雨吞噬掉月光，室內的氣氛顯得曖昧起來「....行了，想走就走吧，記得鎖門。」打破寂靜的那句話顯得如此不負責任，凡派爾沒有再找奧斯本麻煩，側過身就睡自己的覺去了。

人類管家難得被凡派爾溫柔對待，曖昧撫摸讓他離開時臉上還泛著層薄紅，而全身明顯的印記當然不會被他高傲的主子錯過。

所有物沾染他人氣味，讓年輕的凡派爾原本得意勝利的心情再度變得不悅，浮躁地將原本洗好澡的奧斯本拖到爐火旁，花了一點時間將對方的氣味覆蓋過。看著被自己弄髒的人類管家軟腿顫抖的模樣，以馬內利卻不時回想起，方才被暴風雨圍繞的圖書室中，沉浸在氤氳濕氣的銹鐵灰色。

-END-